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一回 賈婆子誇富題親 三蝶兒憐貧恤弟

話說玉吉因為哭痛過甚。不待父母窳穿，先自病了，急得德氏、德舅爺都著了慌，勸了半日，玉吉才呷了口糖水。當時把醫生請來，賦方服藥，鬧到伴宿那天，方能舉步。幸有德舅爺料理一切，玉吉躺在牀上，皆不過問。惟遇用錢時節，只令梁媽、蕙兒開櫃拿東西，交與德舅爺，拿向當舖裡換錢使用。到了伴宿那日，雖有些親戚朋友前來祭奠。然從來的世太炎涼、全是人在人情在的多。之先的同寅，雖亦有來弔祭的，然人心險詐，奸巧百出。有為乘人之危，來買之先住房的。有為暗中算計，量著玉吉兄妹，無人照管，要趁熱入步的。有姓賈名仁義的勸道：「少爺別著急，我們親戚，有一家放帳的，只要有房契作押，對他個舖保水印，借幾百兩都可現成，但恐是利息過大，扣頭大多。依我的主意，少爺不必借錢，尋個合式的主兒，把這所住房，暫且典出去，倒是個正當主義。一來每月利錢，免得著急。二來典個准期限，緩至大少爺官旺財旺，還許贖回呢。」這一類話，本是市僧小人，暗算房產的奸計。玉吉是年少書生，聽了這片議論，如何能曉得利害。只當是交友熱誠，無上的美意呢。隨與德舅爺商量，就托囑賈仁義費心，將此一所住房，速為典出。所得典價，還了各處急債，猶可富裕。

除孝之後，預備賃房居住，以免虧空。德舅爺聽了此話，亦無如何。自己跑前後，鬧了這麼多的債務。雖想著暫且別典，然在急難之中，借錢是沒處借去，舖保又沒有近人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晚間親友散後，把自己經手帳目，記了清單，一件一件的，交與玉吉。因為送殯的車輛，又向德氏商量，問說甥女三蝶兒到底是去不去。話未說完，只見個人影，自外走來，踏得月台上木板，支支亂響。玉吉忙的出來，問說是誰？借著燈光之下，只見來的那人，蓬鬆發辮，一手扶著牆，顛顛巍巍的，自外走來。走進一看，原是三蝶兒。玉吉嚇了一跳，嚶啾一聲：「姐姐不能動轉，還過來作什麼？」三蝶兒頭也不抬，撲的一聲跪倒，望著兩口棺材，哭了起來。梁媽、蕙兒等亦忙跑出，德氏拿了煙袋，亦自裡屋出來，咬牙發狠的道：「你姨父姨媽，白疼了你啦，你怎麼不隨他們死了，我亦好省心哪，」這一句話，引得三蝶兒越發的號慟不止了。玉吉一面抹淚，一面勸解。梁媽搶步走來，一面勸，一面用力撐起。蕙兒亦過來拉手。常祿在背後俏聲道：「妹妹你少哭吧，奶奶又有氣呢。」

三蝶兒擦著眼淚，復又跪倒靈前，行了回禮，哽哽咽咽的道：「姨父姨媽，疼了我這們大，臨到死了，我連哭也不曾哭，頭也不過來磕，實在於心有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滴淚。那一分悽慘聲音，好不哀慟，玉吉在靈後站著，先不過低頭墮淚，感念三蝶兒的心。後見德氏生氣，嚇得止住腳步，亦不敢過去勸了。

後聽三蝶兒數落，說到於心有虧，不覺慟倒在地。試想三蝶兒的心裡，因為他人父母，尚爾哀慟如此，像我這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無父何估無母何恃呢？越想越慟，越想越虧心。此時此際，只恨人世留此不孝兒子，有何用處。因些一痛而倒，正應了：讀禮要知風木感，吟詩當起蓼蓀悲。

眾人勸解三蝶兒，猛聽棺材後，玉吉栽倒，嚇得都著了慌。

三蝶兒亦嚇得一楞，一面掙扎站起，看是玉吉栽倒，反倒留著身分，不便過去了。玉吉哭慟一回，有德舅爺等百般勸慰，方才回到屋中，坐下說話兒。蕙兒拉了三蝶兒，隨後進來。德氏勸玉吉道：「你不用盡著哭。你姐姐半瘋兒，沒事慣流蒿子，她是吃多了撐的，跟她學什麼！甜罷苦罷，就剩一晚上啦，咱們說點兒正事，倒是正經的。」隨說著，又流淚道：「孩子，我告訴你，你爹媽是死了，久日以後，我也疼顧不了你。俗語說：親戚遠來香，街坊高打牆。過了你們圓墳兒，好歹我找房搬家，你們曲三賣四，幾時搬到別外，我亦管不來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絹擦淚。

玉吉聽了此話，急的亂哭。不知母親、姨媽結下什麼仇恨，竟至絕決如此。隨哭道：「姨媽搬家，我亦不敢攔。但日後姨媽不疼我，我活著亦無味了。」說著，撫面大哭，好象有千般委曲，欲與姨媽剖解似的。只是此時此際，說不出來。德氏是粗心不懂話，顧不及玉吉話裡，別有深意，只道是小兒親切，捨不得離開姨媽，故以手帕擦淚，想著姊妹一場，暗自傷心而已。誰想那三蝶兒在座，聽著母親說話，心如刀割，只望著玉吉發怔，哭也不敢哭，雖有萬千言語，此時亦不敢聲敘了，後聽玉吉說，日後姨媽不疼顧，活著亦無味的話，真是一字一淚，句句刺心。只可憐母也不諒，偏以尋常見解，學了人在人情在的口脛。想到此處，不免傷心哭了。蕙兒是童子無知，解不得三蝶兒心裡，俯在身邊道：「姐姐別傷心。你不願意搬家，你讓我姨媽、哥哥自行搬走，把你留在我家，過這一輩子，你道好不好？」蕙兒是無心說話，引得德舅爺等不覺笑了。德氏瞪著眼睛，怒視三蝶兒一回，蕙兒亦不敢言語了。玉吉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，登時昏在椅上。德舅爺嗔怨道：「姐姐是圖什麼？沒是沒非，說這些話做什麼？」一手把玉吉扶住，又叫常祿幫忙，攙到炕上，回頭又令梁媽跑去，拿了水過來，沖了一碗糖水。德氏蹙起雙眉，一面點燈，一面咳聲歎氣。常斌與蕙兒兩人，站在德氏面前，手裡拈著孝帶兒，四支小眼睛，滴溜滴溜的，望著德氏，亦不敢出聲兒。

三蝶兒見風頭不順，騰身而起，告訴德舅爺說：「明天送殯，我在家裡看家。姨父疼我一場，誰叫我有病呢？」說著去了。梁媽看此光景，很不放心，隨後追出，用手揪住道：「姑娘慢著些，黑洞洞的不看栽著。」三蝶兒頭也不回，被眼前一張板凳，幾乎栽倒。梁氏在後面緊追，嚇得嚶啾一聲。三蝶兒道：「我怎不一下兒栽死呢？」梁媽道：「嚶啾，阿彌陀佛，你可死不得呀。」說著，過來扶住，一直來到東院，嚇得梁媽此時，提心吊膽，不知怎麼才好。一手揪起簾子，讓著三蝶兒坐下，悄聲的說道：「十里搭長棚，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。我是心直嘴快，有一句說一句的人。跟我們老爺太太，已經十三四年啦，好罷歹罷，也都換下心來啦。姑娘這一分心，誰也都知道。姨太太上了年紀，雖然顛三倒四，有點兒脾氣，然天長日久，總可以想過味兒。俗言說的好：背晦爺娘，猶如不下雨的天。姑娘總受些委曲，終久有出閣日子，有個逃出來的時候。」

若大爺二爺受委曲，難道拋了母親不成？」說著，把姑娘、姑娘的叫了數遍。三蝶兒只去擦淚，並不答言，哽咽了好半日，猛然把纖手一揮，示意叫梁媽回去。梁媽不解其意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姑娘要我作什麼？」三蝶兒歎口氣道：「不作怎麼，你就趕緊過去，看看你們大爺去罷。」梁媽答應道：「我這就過去，姑娘也歇著吧。少時姨太太過來，你就別傷心了，圖什麼又招麻煩呢。」三蝶兒點點頭，使性道：「我都知道，你不用碎煩了。」梁媽答應著，轉身走去。走到穿堂，聽見西院裡，又哭又喊，梁媽嚇了一驚，恐怕德氏與德舅爺吵鬧，遂三步兩步上了台階，隔著玻璃一望，常祿、常斌等跪在地上，德舅爺嚷道：「我為的是你們。你們不和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德氏亦嚷道：「那是管不著，那是你管不著！你要排訓我，就是不行。」常祿等央道：「奶奶，大舅，全少說兩句吧。」說著，連連磕頭，碰在地上直響。蕙兒亦撫面亂哭。玉吉從炕上爬起，下地跪倒。梁媽趕著進來，先勸德氏坐下，又叫德舅爺出去，說天已不早，差不多到嵌棺時候了。

玉吉一面哭，一面央告道：「此時外甥但憑著姨媽大舅疼顧我們了。姨媽、大舅看著我父親母親吧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頭。

德舅爺也不言語，氣哼哼的出來道：「好端端的，這不是欺負孩子嗎！」德氏又欲說話，被玉吉一把推倒，伏在德氏懷內，大哭起來。常祿一面抹淚，一面站起，幫著德舅爺，掃了棺材上上，又來勸告母親，說天已經快亮了，你上東院裡，略歇一歇罷，省得明天困倦。德氏聽了此話，頭也不抬，只去氣哼哼的抽煙點煙，嚇得常祿、玉吉，都不敢多言了。當下一屋子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連一個大聲大氣也沒有了。急得德舅爺連連擦掌因惦著送殯以前，事情很多，家裡也應當安置，外面也應當張羅，都為這一場閒吵，鬧得忘了。隨喚常祿等焚化雞鳴紙錢，又叫玉吉過去，預備鑼封尺封，並明日拆棚以後，各項應開的酒錢。一面又勸解道：「你要往寬裡想。將來的事情，都有我呢。你姨媽的氣，不為三蝶兒，也不是為你，這都是二位死鬼辦的糊塗事，如今鬧到這樣，他們也放下不管了。」隨說著，便欲墜淚。玉吉怕德氏聽去。又怕德舅爺傷心，只得悄聲答應，勸著大舅放心，姨媽說什麼，我斷不往心裡去，但盼著上天睜眼，別叫我姐姐隨著受氣，於我心便無愧了。

正說話，梁媽進來，點手請德舅爺出去。德舅爺不知何事，忙的放下單子，隨著出來。梁媽悄聲道：「你到東院裡，說說姑娘

去。不要姨太太看見，又是不心淨。」說著，把手巾鑰匙，遞與德舅爺道：「這是箱子櫃子的鑰匙，大爺交給我，叫我交給姑娘的。」德舅爺知是難辦，接過鑰匙來，趕至東院的窗前，聽屋裡常祿嚷道：「你怎的這麼謬啊！」又聽三蝶兒哭道：「是了，我謬！我謬！你不用管我，成不成啊？」德舅爺不問何事，接聲嚷道：「你們娘兒幾個莫非瘋了嗎？」常祿見德舅爺過來，急腳走出，將欲掀簾，恰與德舅爺撞個滿懷，嚇得縮住腳步，先讓德舅爺進來，又述說方才三蝶兒爹呀娘的直嚷，又要尋死，又要覓活，若叫我奶奶知道，豈不又是麻煩嗎，三蝶兒亦聞聲站起，靠著隔扇門，擦抹眼淚，兩隻秀目，腫作紅桃一般。德舅爺又氣又惱，坐在一旁椅上，歎息不止。半晌把手巾鑰匙放於桌上，喝著三蝶兒道：「這是鑰匙，交你看家的。」三蝶兒哽咽答應。常祿亦不敢答言，惦著西院有事，又張羅廚房去了。三蝶兒醒了鼻涕，望見常祿已去，淒淒慘慘的道：「舅舅不要交我，兩院事我不能管了。」德舅爺道：「你不管誰來管？不叫你送殯去，倒也罷了，難道你在家看家，你奶奶也說你麼？」三蝶兒哭著道：「反正是難題。送殯也不是，看家也不是。莫非我什麼也不管，倒也清靜。挨說的事小，我姨父姨娘既已去世，若把我奶奶氣壞了，誰管我們呢？」說著，淌下淚來。德舅爺道：「你不要多慮你奶奶說你，自有我呢。」三蝶兒道：「大舅不知道。我哥沒心眼兒，你想是姊妹兄弟，都是至親，既在一處居住，更應像自己一樣。哪知我奶奶心裡，可不是那樣呢。」德舅爺道：「那也不能。你奶奶鬧生分，猶有可怨，你們姊妹兄弟，既如骨肉一般，何必跟老家兒學呢？你們越親近，我看著越喜歡。若兩姨弟兄，全是姨兒死了斷親，我就不管了。」這一片話，把三蝶兒說得無可辯論。

料著話裡深意，德舅爺也未能解透，所以說出這不相關的話來。

此時要細陳委曲，無奈女孩兒家，不好出口，又怕德舅爺生了猜疑，尤為不便。偏生德舅爺性子爽快，說完話，站起便走。

三蝶兒亦不敢言，只得把鑰匙收起。自己已回思一番，雖說是兩姨兄弟，比我親手足親近，到底是有些分別。我親愛同胞兄弟，何曾有過閒話。如今為親愛玉吉，惹得母親心裡這樣有氣，可見生為女子的，應當觸處留心，不該放誕。見人親近，則流言蜚語的，必要擔量。待人或冷則旁言旁語，嘲笑酸狂。難道女兒家，就不准見人了嗎？左思右想，又想起幼年事來，若非母親指定，縱令女兒無知，亦不敢錯行一步。緣何到了此時，母親不認前識，反把樣樣錯處，都放在女兒身上。女兒雖愚，如何擔當得起。越想越傷感，也不顧曉夜風寒，秋窗露冷，獨對著一盞殘燈，悲悲切切的嗚咽起來。正應了珠沉玉碎無人識，絮果蘭因只自知。

三蝶兒自德舅爺去後，哭到天明，忽聽西院裡一片哭聲，才知是有信起靈了。自己把鑰匙帶好，把母親、哥哥應穿的孝衣衣服，慢慢的預備出來，轉身出了西院，無精打采的祭奠一回。又把各處東西，查點一番。聞說此日看家，有德大舅母幫忙，心裡便放下一半。隨把一切事情，交與德大舅母，自己好省一點事。玉吉也不去過問，臨起槓時，先與德大舅母、三蝶兒磕了回頭。德氏也不問家事，自己穿起孝衣，先去上車。門外看熱鬧的人，擁擠不動，都屈聶家出磕，前後兩口棺材，很為奇特。又因玉吉兄妹，年紀很小，不幸父母雙亡，雖是閒看熱鬧，也不免動些傷感。當時鼓樂哀鳴，執事前導，男女的哭聲震天。三蝶兒亦送至門外，號哭不止。幸而德大舅母有著許多的事情，不能不收住眼淚，先理正事。眼望著靈柩去遠，同著三蝶兒進去，娘兒倆查點一番，先把淨宅的先生伺候完畢，然後又一起一起的，開發酒錢，三蝶兒的身上，有病，顧不得一切事情。哭了一會，一總把聶家事情，交過德大舅母，便向東院裡，悶悶的睡去了。到晚德氏回來，三蝶兒扎掙起來，雖然不放心玉吉，而思前想後，亦不必過問了。只好洗心滌慮，去向廚房裡作菜作飯，伺候母親，把聶家事情，一字不提，免使母親生氣。德氏亦追悔無及，不該把額氏罪過，托在女兒身上，隨用好言安慰，把額氏在日姊妹所積之仇，述說一遍。

原來那德氏為人，生性孤僻，尤饒古風，行動以家法為重。對於親生子女，從未少假顏色，因此與女兒心裡，很是隔閡。終日在規矩禮行上注意，把母女親情，絲毫都沒有了。當那三蝶兒幼時，額氏向德氏說過，將來兩姨作親，把三蝶兒許與玉吉。

不想當時德氏並未許可，因礙於姊妹分上，未便駁回，只推年紀尚小，長大了再說。豈知額氏心裡，似以為實，逢親遇友，遍為傳佈，後傳到德氏耳裡，不禁震怒。本想待女兒長成，謀一乘龍佳婿。今被額氏之口，造出種種言詞，待再欲翻悔，亦翻悔不及了。因此與額氏犯心，結成深怨。德氏是因愛女心盛。

自己決定主張，寧把親生女兒錮死深閨，亦不願與聶家為婦。

迫至額氏已死，正好擱起前議，另換新題。這些前因後果，玉吉和三蝶兒二人，如何能知道。這也是前生造定，合該如此。

德氏自額氏出殯後，找了幾名瓦匠，先把家堂門砌牆堵死。

兩院好不通往來。一面又急著找房，趕著搬家，終日裡忙忙亂亂，皆為遷移的事情，常祿見母親如此，不敢多言。知道近來家道，不似從前，只得把學房辭退，告訴母親說：「要謀個掙錢的事業，」德氏亦不便攔管，知道常祿為人，極為孝謹，出外作事，也不必德氏操心。所以常祿一說，便答應了，這日德氏出去，把某處房舍，業已租妥，歸家與常祿商議，急早搬家。

三蝶兒見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多語，任是如何，但憑母親去作，自己也不便管了。有時與玉吉見面，格外留心。既防母親猜疑，又恐哥哥說話。又恐此時玉吉人大心大，生出意外思想來，反多不便。因此與玉吉兄妹，日漸疏遠。只有梁媽過來，尚可背著母親，詢聽一切。偏偏梁媽為人，極其僕厚。額氏在日，曾把結親的事，對她說過。後見之先一死，額氏抱病，德氏與女兒鬧氣，翻悔前議，三蝶兒尋死覓活那樣淒慘，心裡十分難受，這日五七已過，德氏母子已經擇定日期，往別處搬家了。梁媽想著三蝶兒，不知此時此際什麼光景。正欲往東院裡來，忽見玉吉走進，問他往哪裡去？遂把東院姨太太有日遷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玉吉聽了，不由的一怔，半晌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人生聚散，本是常有的事。」遂喚梁媽進屋，說有幾件東西，叫她帶過去，免得搬家以後，仍有糾葛。梁媽接過一看，卻是一堆亂書，也有破筆殘墨等物，共總捆了一捆，交給梁媽道：「你問問姨太太，這院存的東西，盡管指明來贖。」梁媽一面答應，出了兩院街門，原來不走穿堂後，兩院是各走一門，拐過一個小灣，方才到了。是日德氏母子有事外出，只有三蝶兒在家，正在房內做活。一見梁媽過來，拿著一捆亂書，隨問道：「半天晌午，你怎的這麼閒在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她坐下，打聽典房的事情怎麼樣了，大爺可在家麼？梁媽請了個安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大爺請姨太太安，問大爺、二爺並姑娘的好。叫我過來打聽，姨太太幾時搬家？我們過來幫忙，」說著，把一捆亂書，放在桌上道：「這是這裡大爺在兩院存的，大爺叫我拿來。還說兩院兒有什麼東西，請姨太太指明，我給送過來。擱了這麼多年，我也記不清，大爺也都忘了。」

三蝶兒聽了此話，很為詫異，看了看一捆亂書，原無要緊物件，何苦這樣生分呢？莫非聽了搬家，玉吉氣了？因問道：「大爺想起什麼來，這樣細心，難道自今以後，不見面了不成？」隨說把手巾活計放在一旁，下地張羅茶水。又把書捆打開，翻騰一遍，皆是些亂書殘紙。惟有一本，是自己三四年前摹著寫的。

翻開一看，有當日燈下，玉吉寫的對聯，字跡模模糊糊，猶可辨認。寫道是：「此生未種相思草，來世當為姊妹花。」三蝶兒觸起傷感，迴環看了兩遍，不禁眼辣鼻酸，幾乎掉下淚來。

梁媽只顧飲茶，猜不明什麼緣故。只見三蝶兒臉上，忽然一紅，忽又一白，一會把仿本放下，一會又拾了起來，彷彿有無限傷心，受了什麼感動似的。有心要勸解兩句，又想三蝶兒心裡，不樂意聽，只得說些閒話，差了過去。又看了回三蝶兒的活計，三蝶兒冷冷的，很有不高興的樣子。忽問梁媽道：「到底你們大爺什麼意思？你要實告我說，若這麼罵人，姨太太雖不明白，我卻不糊塗。」梁媽聽了此話，不知是哪裡的事，又不知從何說起，因陪笑道：「姑娘錯得了。我們大爺可不是那樣人。」

三蝶兒點頭道：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心裡」說到這裡，自悔失言，不由得臉色一紅，便縮口不言了。梁媽道：「姑娘放心，送來這些個東西，原是我們大爺的好意，恐怕二爺唸書，有用得著的，所以叫我送來，並非有什麼意思。難道大爺為人，姑娘還不知道麼？」三蝶兒點了點頭，想著也是。又想玉吉人品，最為渾厚，斷不是滿腹機械的可比。隨用別的話，粉飾一番，免使梁媽心裡別生疑惑。一時德氏、常祿先後回來，梁媽說了會兒話，也就去了。

那晚德氏熟睡，三蝶兒無精打采的，卸了殘妝，常祿等素知三蝶兒性情，時常的無事悶坐，不是皺眉，便是長歎，且好端端的，不知因為什麼，常常墜淚。先時還背著母親暗去勸解，後來成天論月，常常如此，也都不理論了。這日獨對殘燈，灑了回淚，

把仿本打開，一手在桌上畫著，研究那對聯的意思。

一會合上本，默想當日的景象，又自傷感一番，不肖細提。德氏將住房租妥，訂日遷移。常祿亦挑了巡警，自去任差。一切繁文細事，亦不多表。光陰如駛，時序如流。轉瞬之間，德氏與玉吉分居，過了一個年頭兒了，是時玉吉的家業，已經敗落。

玉吉是好學的書生，作不得別項營業，日間無事，只靠著讀書破悶。廚中無米，自己也不知籌劃。臨到無如何時，便令梁媽出去，叫個打鼓擔兒來，先賣無用的器皿，後賣頂箱豎櫃。常言說坐吃山空，真是一點兒不假。賣來賣去，連破書殘帖也賣盡了。每日為早晚兩餐，急得滿屋轉磨。看看這件東西，又看看那件東西。看了半日，亦沒有能值幾文的了。幸而這玉吉心裡，極其開暢，梁媽也深明大義，看著玉吉如此，不忍辭去，反倒一心一意的，幫著玉吉兄妹，過起日子來。這日在門外散悶，要叫個打鼓擔兒過來，賣些東西，好去買米。忽見有一婆子走來，喚著梁媽道：「梁媽好哇。」梁媽猛然一驚，回頭一看，不是旁人，原來是舊日街坊慣於說媒的賈婆。梁媽請了安，讓她進去坐著，說家裡沒別人，我們大爺和姑娘，你也都認得，為什麼不進去呢？賈婆搖著頭直是不肯，二人在牆陰之下，就敘起陳話兒來，賈婆道：「大爺的親事。怎麼樣了？」梁媽道：「還說呢！我們老爺太太一去世，家業是花淨了，親事亦不能提了。」隨把玉吉景況，並現在已與德氏斷絕往來的話，細說一遍。賈婆道：「喲，怪不得呢，有幾天我見了阿大姐，她說姑娘大了，叫我有合式的人家，給她提著。我想他們當初既有成議，怎麼又另找人家兒呢。記得前年夏天，我碰過阿大姐的釘子，那時有挺好的人家，她不肯吐口話兒，她說跟西院玉吉，已經有人說著呢。此時又急著說婆家，叫我可哪兒說去哪。」

一面說，又問現在玉吉於此事怎麼樣？梁媽聽了此話，猶如一個霹靂，打到頭頂上來了。本想忍耐幾年，等著玉吉除服，德氏有回心轉意，成全了美滿姻緣，豈不是一件好事。今聽賈婆一說，前途已經絕望。登時不好發作，只好一答一和，探聽德氏消息。其實心裡，早已替著玉吉灰了一半。說話間，臉上變顏變色的。好不難過。賈婆不知其細，聽著梁媽語氣，頗不喜歡，隨即告別，又讓說：「梁媽你閒著，到我們那兒坐著去呀。」梁媽答應著，便扭頭進去了。

賈婆看此光景，料著此時玉吉既沒有求親之望，德氏又不樂意作親，正好借此機會，想個生財之道。記得前年惡少張鏢，曾許我三百兩銀子，叫我去說三蝶兒，何不趁此說親，得他幾個錢呢。主意已定，先到張鏢家來，報個喜信。次日清早，便到德氏家裡，來與三蝶兒說親。偏巧這一日正是各旗放餉。德氏早起，去到衙門領餉，並未在家。只有三蝶兒一人，在屋裡梳頭呢。一見賈婆進來，心裡烘的火起，如見仇敵一般，半晌沒得說話。倒是賈婆和氣，問了回好，又問老太太上哪裡去了？

大爺的差事好啊？三蝶兒放下木梳，坐在一旁，遲了好半日，方才說出話來。知道自己氣盛，不該不答理，此時倒很是後悔。

隨歎了口氣道：「我也是該死了。梳了回頭，就會接不上氣了。」

賈婆笑道：「喲，這是怎麼說。清晨早起，怎麼死啊活的說呢？管保是剛一扭身，差了氣了。」隨說著，答訕著走來。細看三蝶兒的頭髮，又誇贊道：「姑娘的頭髮，真是又黑又長，怪不得不好通呢。」三蝶兒也不答言，低頭笑了笑，一把把青絲挽起，過來斟茶。賈婆笑瞇瞇的，沒話找話，說有人問姑娘的好，姑娘你猜猜是誰？」三蝶兒見了賈婆，本不歡喜，又見她面目可憎。語言無味，越發的厭煩了，隨冷笑兩聲道：「大媽說話，真是可笑。大媽遇見的人，我如何猜得著。再說親戚朋友，外間多得很憑空一想，叫我猜誰去。」這一片話，說得賈婆臉上，好不難過。暗想三蝶兒為人，可真厲害。這麼一句話，就惹得她這樣挑剔。我若不指出她毛病來，她哪知我的厲害。因笑道：「不是別人，是姑娘心裡最合意的人。」說罷，拍掌大笑。

三蝶兒倒吃了一驚，不知賈婆所見，究竟是誰？正欲追問，忽的房門一響，德氏叨嘮著自外走來，一面與賈婆見禮，口裡還喊嚷道：「好可惡的奸商，每月領銀子，銀子落價，賀點兒暈油、豬肉，連肉也漲錢，這是什麼年月。」又向賈婆道：「你說這個年頭，可怎麼好？一斤雜合面，全都要四五百錢。我長怎麼大，真沒經過。」說著，又問賈婆，今日怎這麼閒在？

三蝶兒趁此工夫，躲了出來。暗想方才賈婆所說意中人，很是有因，莫非旁言旁語，有人說我什麼不成？越想越奇怪，坐在外間屋，一手支頭，納起悶來。忽聽德氏哼哼兩聲道：「這麼半天，還沒下梳妝台呢。賈大媽你看看，這要到人家，行不行啊？一來就說我碎煩，若叫我看過眼兒去，我何嘗愛這們勞神。」

賈婆陪笑道：「姐姐別說啦。這麼半天，都是我耽誤的。不然也早梳完了。」沒著，又花言巧語誇贊三蝶兒不已。德氏道：「這是大媽誇獎，我同我們姑娘，許是前房女兒繼母娘，不必說大過節兒，就是她一舉一動，我連一生也看不上。只盼個瞎眼婆婆，把她相看中了，我就算逃出來了。」賈婆嗤嗤笑道：「喝，叫姐姐一說，真把我們姑娘要給屈在死。」隨手掀了軟簾，喚言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，你麻利梳頭罷。」叫了半日，不見答應。出至外間一看，並無人影兒。轉身又進來道：「姐姐的心高，如今這個年月，哪能比先前。像你我做姑娘時候，要同現在比較，豈不是枉然嗎。是了也就是了，停個一年半載，姑娘出了閣，少爺娶了親，我看你消消停停，倒是造化。」說著，把自己家事，說了一回。又說道：「姐姐是沒經過。外娶的媳婦，決不如親生女兒。我們大媳婦，是個家賊，時常偷糧盜米，往他們家搬運；我家的日子，姐姐是知道的。若非仗你姪女，省吃減用，常常背著姑爺，給我點兒休己錢，你說我家的日子，可怎麼過呀。告訴姐姐說，到底親是親，疏是疏，外娶的媳婦，究竟不如女兒。」德氏聽到此處，不覺好笑。賈婆臉也紅了。不想翻覆這一比較，把自己為人，陷在其內了。隨又改口道：「我們姑爺待人渾厚，只是他公公婆婆，嫌貧愛富，叫我好看不起。」德氏是精明婦人，聽了這段言詞，心裡好笑，反把與三蝶兒的氣，亦笑得忘了。當時又張羅茶，又催著三蝶兒做飯，弄得賈婆子坐臥不安。想道方才的話，頗欠斟酌，不禁臉又紅了。後見德氏母女這樣款待，以為方才德氏並未理會得，反陡起雌膽，信口胡雲起來。三蝶兒本極厭煩，梳完了頭，抓著做飯工夫，便自去了。

賈婆高高興興，提起草廠張家，少爺名叫張鏢，學業怎麼好，人品怎麼好，又誇他房產怎麼多，陳設怎麼闊綽，說的津津有味，猶如非洲土人，游過一趟巴黎，回家開誇話的，自以為話裡透話，打動德氏心意。豈知德氏為人，更是沉穩老練，主張堅定的人，任你怎樣說，就是說得天花亂墜，她也是哼呵答應，並不動念的。急得賈婆無法，吃過早飯，猶自戀戀不走，背著三蝶兒，又向德氏道：「俗語說：是婚姻棒打不回。記得前年春天，我同姐姐提過，所說的那家，就是張家的這位少爺。」

你瞧年紀也配合，相貌也配合，合該是婚姻不是呀？」德氏冷笑道：「我卻記不得了。現在我們姑娘，約有五六處都給提婆婆家呢。如果都不合式，再求賈大媽費心，過後兒給提一提。」

賈婆又做態道：「這不是應該的麼，你還用托付作什麼。告訴你說吧，這門是作親若定了，管保你這一輩子，也是吃著不盡的。」德氏聽了微然一笑。賈婆道：「大姐怎麼笑哇，養兒得濟，養女也能得濟，難道白養她這麼大嗎？」剛說著，只見三蝶兒進來，賈婆便不言語了。坐了一會兒，起身告辭。自此常常來往，一心要與三蝶兒提親。並欲以金錢富貴，打動德氏。三蝶兒見賈婆常來，必無善意。又因那日賈婆說，遇見合意的人，心裡著實懊惱。一日賈婆來此閒坐，便在德氏面前，把那日遇見梁媽，及近日玉吉如何艱窘的話，細述一遍。德氏聽了，並未理會。三蝶兒有無限傷感，背著母親，常常落淚。

這日德大舅的生辰，每年德氏必遣兒子女兒，前去祝壽。今年因常祿有差，常斌上學，若是母女同去，又無人看家。欲令三蝶兒前去，又不願她與玉吉再見。正自猶豫莫決，忽的德大舅親自來接，並告德氏說：「要留外甥女多住幾日。」德氏也不好攔，當日便去了。

三蝶兒為人，於尋常應酬，本不樂意。此次舅舅來接，料定生辰之日，或可與玉吉相見，亦未可知。遂同了舅舅，歡歡喜喜的去了。誰想玉吉兄妹，均未曾至。三蝶兒盼望兩日，慢說是人，就是祝壽的禮物，亦未送來。滿屋的親親友友，團聚說笑，惟有三蝶兒一人，吃不下，喝不下，坐在屋裡頭，怔怔癡癡的好生煩悶。幸有德大舅母的胞妹跟前的個女孩子，乳名麗格，年紀相貌，均與蕙兒相仿，因見三蝶兒煩悶，走過來拉了手，說今日藥王廟異常熱鬧，何不告知舅母，我們姊妹二人，前去逛廟呢。三蝶兒是無聊已極，聽了此話，很是稱意。但恐出去之後，那玉吉兄弟來了，不得相見，遂又懶懶的坐下了。

麗格哪裡肯捨，用力挽著三蝶兒，告知德大舅，說是去去就回，一直出了大門，迳往藥王廟而來。麗格一路說笑，又打趣三蝶

兒道：「姐姐有什麼煩悶事，這樣懊惱？難道你怕老太太給你說婆婆不成？」三蝶兒聽了，如同傻子一般，沒明她說的什麼，隨口笑了兩聲，並未答言。麗格指引道：「姐姐你瞧瞧，大概這個衚衕，就是我玉哥哥蕙兒妹妹那裡。」三蝶兒不由一怔。

麗格又笑道：「你不愛上藥王廟，咱們上玉哥哥那兒去，你道好不好？」三蝶兒聽了，正合心意，隨令麗格引路，一答一和的，打聽玉吉的近況。走至半途，麗格忽的止步，連說去不得，去不得，我想起來了。三蝶兒驚問道：「怎麼去不得？」麗格道：「玉哥哥心多。今日我姨父生日，他人也沒去，禮也沒去，少時見了我們，反倒沒意思，不如還是去逛廟。」說著，拉了三蝶兒，復往回走。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